皇明兩朝疏抄

修省類一

災異修省應制陳言疏

楊一清

邇者　皇上以災異降勅令文武群工同加修省次日臣又欽蒙　聖意責臣等盡言仰體　聖懷俯省己過如臨淵谷無地自容　聖諭拳拳惟恐不自知其過臣等不言蓋嘗賜臣以繩愆糾違之責矣然實未有可繩可糾之事亦安敢妄費一辭但政事之缺失或未能當於人心用舍之乖違或不能協乎公議大臣未聞執奏言官不敢論列皇上無負於天而群臣之負　皇上則多矣災變之來豈

無所自臣等職在密勿若先事論列似非大體待其言有未盡自當明白開陳今觀群臣條奏固多節財惜費與民休息之意顧亦有拾陳腐之言者祗應故事立新奇之論者窒礙難行間有切於救民數事又開報罷是 皇上應天以實而臣下之應詔以文而已竊謂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厚不在煩苛 皇上誠以今之天下為治耶否耶安耶非耶然自古有危亂之跡者圖之為易無危亂之形者防之為難惟在君臣上下無以治安自恃而常以危亂自防嘗聞前代之臣有告其君者曰為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

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淪遁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毁譽失眞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爲不足懼也非其不足懼也知其可懼而修德以弭之則轉禍而爲福其曰深可畏者其變無形而其禍甚烈其勢若緩而其伏最深今日之弊實恐類此臣謹就其急且要者曰舉賢才以備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直言以防壅蔽敢爲陛下陳之 聖明在上賢俊登庸宜無所謂藏匿者宜令吏部再加訪舉釋幽拔滯登之要途任賢位能無拘常格凡

飾行可以厲流俗則小過不須計才畧可以濟時艱則浮言不足恤夫古之明王未嘗借才於異代今行列津要表著無人而遇急若遺動稱缺乏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此有識者之所深慨也合無行令吏部都察院會同大臣科道集議今四方多事實行濟險應變之才四夷侵凌實有折衝禦侮之畧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下安危者誰歟有若人焉今為置之朝堂以備緩急之用此今日謀 國第一議也內外諸司視事者為傳舍以官廨為逆旅事多苟簡人無固志欲求治理其可得乎 陛下近命巡撫官不許輕動蓋為有所見豈獨巡撫為然凡厥有位皆必久

而後可責其成因襲之弊从來也久吏部近亦稍稍釐革宜仍令再行查覈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得其政成事立而超用之遇有員缺亦就近推補免令奔走道路荒廢職業行之以漸乍得安乎其職而久任之規可從而定矣至於救時切務莫先於恤民今小民之艱難甚矣 朝廷雖下蠲租之令而責放白催比比皆然部檄雖有定額之派而指一科十歲復如是民之迫而為盜固其所也切觀天下之民貧苦皆同而北方為甚北直隸八府為尤甚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次之今年雨澤愆期禾苗半槁盜賊蜂起有供輸之費挑濬河道有力役之勞而南直隸徐州豐沛

等處地方頻年漕水飄蕩屋廬淹沒人口今不為之所將無民矣乞　勅戶部查照將北直隸八府今年夏糧盡行蠲免勿徵其秋糧待八九月間發勘如果有收止徵一半以寬民力　王畿安則四方安其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南直隸淮北州縣徐州豐沛等處亦乞將夏糧蠲其半租秋糧待收成時日視其豐歉另為定奪其他各處奏報災異照例令撫按早為覈實具奏蠲免此收人心固邦本感召和氣之至要也其北直隸及各省十分貧難地方所蠲錢糧事干起運給軍餉不可缺者查支在庫官錢代民輸納如官庫無積乞將淮浙等運司解到官鹽蠲一二百萬兩

代□□或折作價銀解赴各該衙門應用悉免解賠之
累幷暗帶徵之害以負　皇上寬恤之恩其他軍需料物
歲徵月派源源不絕民何以堪　敕禮工等部通查如
帶賦之不可缺者災傷地方量爲停徵或量折價銀若係
額外之徵從省科紓民難　至於直言不聞尤今日弊受
病之處夫六科十三道以言爲職　陛下令其直言而各
官所陳多浮泛常語竟無人敢以直言上　聞者直言既
不上　聞則伏奸匿慝何由而知讒諂面諛之人進矣然
不但言官當直言大臣遇事亦當進言若知之而不肯言
言之而不敢盡是誠有負　陛下克謹天戒樂聞讜言之

意矣乞 勑各衙門大臣各官就其職業所在盡心言之
無或顧忌若事有未安民有不便繼 成命以下亦當執
奏科道官遇凡用人行政之失矢心以匡正之勿以有所
觸忤輒為忌避尤望 陛下弘天地之量霽 雷霆之威
取其言之善者即 賜施行言之失當者亦必包含不加
譴責則直言上 聞官邪必糾民隱必達于以廣四方之
視聽于以決天下之壅蔽 陛下恭已於上群臣奉職於
下天休滋至庶幾在此不但 天意可回災變可消而已

懼災修省疏　　朱鳴陽

臣等切見本月十一日　清寧宮後房火臣等竊惟　聖德休明　天心眷格固宜災變不生庶幾純嘏駢集適於大祀回鑾之初遽有此咎雖云人致實則天爲雖曰小災實關大體　天心方享而警戒之意尤寄咎徵所行而指示之機特顯臣等又復思惟天意揣度典禮失中欲直言廢棄欲爵賞太濫欲刑罰縱失欲外戚驕盈欲近幸干政欲有一于此皆足召災况茲數愆各有指驗臣等請爲皇上備陳之頃者所論典禮中私情則有傷於大義尊皇號是又戾夫天倫不特舉國以爲非　皇上亦自知之

不特人心以為非 天心亦且非之昔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釐之宮乎踰禮故也漢傅太后欲與成帝毋等號齊尊火焚其所居之瀛寧殿今茲之火切近 清寧 上天之心備極仁愛豈非以大禮不可踰而人言所當恤故耶聖心於此固為惕然雖上而 宮闈之心有不因而警動者乎循指示之迹以體仁愛之心致警惕之誠以圖消彌之效此其尤為先務者也大本既端餘弊當收凡有致災之因皆切修省之實 先朝不用直言馴致蒙蔽 聖明御極言路始開於近日以來 聽納漸倦持逆心之論或厭而不從爭大禮之章多留而未報不意新政之初已覩

滋蔓之舊昔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蓋其一也裁革冒濫
明詔方行錦衣之籍未清而冗流濫進雜途方塞而
幸隙大開文希京官武圖世襲皆籍 奧翊爲詞不知公
義安在誰 明旨嚴如禁革而蔭敕猶復自如是革冒濫
而反增冒濫所謂放賢賞淫官非其人則火此又其一也
權姦亂政天下憤心撓法曲全重違物論所擬撥寺宇
孰非逾糞民膏而其家人產業一皆撥奪民利必須盡數
折錢一體沒官庶爲絶去禍根稍釋民怨今 明旨於寺
宇則曰不必動於產業則曰不相干是誅惡而反縱惡所
謂廢棄法律則火此又其一也明君之于外戚翼其之以賢

教之以禮慎始防微之意不為不至迺指揮邵喜雖聯親屬宜抑其覦分之求以全其終始之懿今也求房屋而輒與房屋求莊田而輒與莊田賞賚過多　恩寵太盛恐其志曠驕希望日廣殆非所以保全之道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火此又其一也至於　綸音之頒所以示大信于天下也今倖幸門得轉移而　聰明間有蔽惑一事之予奪前後互殊一人之罪宥變更不一如近日傳奉鎮守是果主於何人及擬票　寺意多不由於　內閣政本所存治亂攸繫豈潛操黙奪以致旁落下移所謂貴近驕溢則大此又其一也然此數者皆由典禮失中所致耳蓋典禮之

加既徇乎私於是大小之臣持公論以抑私情而亂言始
不用矣希進者恃 潛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
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恃 宮掖之私始妄請求貴近
恃逢迎之私始得干預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一不驗
者矣伏望 皇上仰畏 天變俯恤人言推災之所自由
知禮之所當慎不必強加夫 皇號而必先端其本原
聽納無倦從諫必弘 大號渙汗而不渝 大綱總攬而
獨斷抑外戚方驕之勢杜僥倖進取之門 與邸臣僚除
原係科貢出身并護衛官員陞任者不動外其餘納銀等
項人員并軍廚匠役人等近因比例陞受職役者通乞

勑下吏兵三部逐一查出或量減其俸貲或全奪其職任其千百戶軍旗見註錦衣衛者另改在京別項衛分各處寺宇并各家財產及賞邵善房屋莊田仍　勑下法司并戶工二部應抄沒者照依前項封記無問祖產漸產盡數沒抄已賞過者仍令還官及房屋估價変賣莊田照畝起科其寺宇亦　俯依禮部原議通行拆毀如此庶大禮得中已足以回　天意而庶幾災祲消自無致災召變之由矣

自陳不職以彌天變疏　鄒守益

臣准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准禮部咨開監察御史兇承賜等題爲答　天戒嚴交修以隆　聖治事節奉　聖旨是　宗廟災變朕心震驚所宜痛加修省以實事　天兩京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時政闕失着各衙門條奏務切民瘼國體不許虛應故事泛濫彌文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通行到　臣臣聞隆古交修之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故君而克艱則能以天之心爲心是謂善事其天臣而克艱則能以君之心爲心是謂善

事其君昔在殷王中宗桑穀生於朝而拱異亦甚矣訪於
伊陟德以勝妖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
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飛雉升鼎而
鳴異亦甚矣聽於祖己克正厥事故嘉靖殷邦至於大小
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歷觀史冊鑒戒甚
明或多難以興邦敬勝怠也或無災而殞祚怠勝敬也故
修養之所以引年綿祚　國家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
所以至於聖賢其任重道遠決諸一念之真純而已矣決
諸真純之一念無或轉移而已矣邇者　天心仁愛火及
宗廟徃古災變於今為烈　陛下孝思懇切深自怨艾諭

昔臣工痛加修省至有欲投火中之言與桑林自為犧牲之禱其代而同神即此一念　皇天后土寔共鑒之　高廟暨　列聖之神靈寔共鑒之若保此真純無或轉移維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務以　上天之心為心則知人安民命德討罪綏萬邦而撫四夷若決江河沛然無復外求矣臣感極而泣仰屋竊嘆以為　皇上憂勤如此其切孝誠如此其至凡厥臣工休戚一體股肱當竭其膂力耳目當竭其聰明務以　陛下之心為心無或有懷私售欺以便身圖而負　國恩庶幾各守常憲以盡修輔之義其能者宜洗心盡瘁以共濟艱大而不能者宜

引咎求退無竊祿位而糜民膏脂臣伏念大學古稱豪俊之關司成首任師儒之責而南畿又為 國家豐鎬之重師道不立則善人不興善人不興則善治不復其於政體樞紐匪輕我 高皇帝之規曰本監正官職專總理一應事務須要整飭威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不成尸位素飱因而怠惰以臣之愚自知甚明學術膚淺不能以宣暢聖道才識朴魯不能以練達 國體雖勉加鞭策欲效涓埃而終愧尸素苟免罷黜若再持祿貪位以忝官箴將何以嚴交修之實而廓維新之休乎伏望 聖慈將臣放歸田里遴選時彥以端化原庶修省以實而災變可

彌矣臣無任戰兢待罪之至

劉世龍

務實勝以答天戒疏

臣伏覩六月二十九日 明旨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宗廟尤重朕聞大變不勝驚惕茲 五祖神靈必須奉慰其祭告及省之儀禮部便開具來看此誠 上天示戒務要應之以實勿事虛文繼覩七月初三日 明旨又云致災之由端在朕一人欽此臣三復 天言不勝感激乃作而嘆曰明明天子真大有為之君不世出之主也臣愚何幸而躬逢其盛哉臣聞 天眷有德變不虛生仰惟 陛下仁政盖與天地同流而非常之災猶復不免推所從來實惟中外大小臣工職守無狀以致上干 天和災及

祖廟　陛下乃輒引咎自歸復令諫官極言時政得失即此一念天監在茲昔周成王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宋景公出罪已之言星為退舍矧　陛下修省之誠務欲見諸行事之實臣見　天心上格和氣日臻　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祖宗在天之靈其有不慰者乎臣職非言路本不當言又有所懷不能自已敢重有感於　陛下畏天之誠敢不乘時以效夫野人芹曝之獻謹以時務之重且大者列為三事仰瀆　九重誠以　陛下繼天立極有感必通故冒好名之嫌以伸其圖報之私非敢為無稽之談以自取夫不韙之戾也伏望　陛下察臣懇切之情

怨臣狂妄之罪深惟為治之不在多言顧念患者之或有
一得也　賜優容以加省覽則臣愚不勝幸甚天下臣民
不勝幸甚　一曰抑謟諛以正風俗臣聞天下之患莫大
於風俗之不正而風俗之不正由人心之壞使之也人心
之壞非由他也由患得患失之心使之也夫患得患失之
心勝則寡廉鮮耻之徒多寡廉鮮耻既繁有徒而正色直
氣日以消滅則平居之所恃以尊主庇民臨難之所恃以
伏節死義者為依賴哉今天下之風俗人心臣不知其成何
氣節也刻薄相尚變詐相欺謟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
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如脂如韋為鬼為蜮彼倡此和靡

然成風或片言不相協而禍患已逮於身家或一笑未及終而戟者已礪於背懸是以人圖自全勢不兩立與時浮沉之輩則惟以安分守己為常而常恐獲戾於人獨立卓行之士則徒抱憤世嫉邪之志而安能手援天下以致人心益薄風俗益偷究其末流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也臣以為轉移變化之機非　陛下以身先之雖復家置一喙市列千金則積久之弊安能一旦而丕變邪伏望　陛下洞察幾微大加矯正握其要以為風動四方端其本以統御萬事勿以詭隨阿諛者為賢能勿以正直鯁介者為不肖勿以私好而有所喜勿以私惡而有所怒虛心以防邪佞

之欺諱已以來忠讜之益彷 勅大小臣工各相戒勉務協和以共圖成功毋朋比以私植黨與事關 九重則明白開陳利及萬方則懇切敷奏可者獻之否者替之不以事之小而互相隱藏不以塽已成而巧於遷就獲乎上者勿以此而諉於下壞於己者勿以此而責於人將見四方聞風莫不感動人心一移俗尚自美如此而天心不應者有是理乎臣恐 陛下所謂應之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 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人君之德莫貴於使人得盡其言之為美夫上下之情不通則貴賤之形迹日隔而壅蔽

之禍深人得以盡其言則人君之耳目日廣而欺隱之弊絕夫壅弊深則寸步之間皆如隔世雖欲用其明而不可得也欺隱絕則萬里之外皆如對談雖不用其明而自莫之遁也古先哲王深知其然是以堯設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成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謙虛自待延訪多術猶惧夫天下之情或有未通天下之言或有未盡此所以上下交孚欺隱畢達而大業昭於四方榮名垂於萬世者職此故也伏惟　陛下天縱聖神德超今古其於天下之人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而何所遺其於天下之情如日月之無不照臨也而何所遁而臣猶復喋喋云者

真知 陛下爲堯舜之主而必欲使斯世斯民同享唐虞之治而後已也臣竊 陛下臨御以來犯顏敢諫之臣比之 先朝不爲獨盛其故何哉良以 真主難逢明時不再汲汲乎有志於用世者感恩乘時自奮以承 德意之萬一比其所待言者亦必反覆籌度而始敢冒犯乎 天威雖其一時所言或激切狂直未能悉中乎時宜而其中心所發則出於愛忠惟欲求盡乎誠節較諸循循默默取寵以固位者蓋不侔矣今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險阻備嘗事体自行是 陛下之所以抑之者乃所以成之也 陛下何不悉加寬宥以遠追堯舜湯武之盛軌哉臣以爲

非獨堯舜湯武為足尚也三代而下如漢高祖光武帝雖
皆有為之主要之亦未聞乎王道然周昌則以高祖為桀
紂劉毅則以武帝為桓靈當時二君非惟不以加怒抑且
笑而受之垂之青史以為美談而二臣狂直之過亦自難
掩則凡言之當否其得失固在臣耳而於君德何加損焉
伏望　陛下念成才之難擴有容之度凡諸臣之一切以
言而獲罪者宥其既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原其事情以
次擢用其不幸而故者行令原籍官司存恤其家仍令自
今以後大小臣工凡有所見許令自陳養其敢言之氣以
無負其報主之心將見天下耳目所聞見益足以裨益

陛下之聰明天下之血脉相貫適足以培植 宗社之根本 盛德大業殆將與堯舜湯武並隆而漢晉二君不足道矣如此而天人有不孚和氣有不應者哉臣恐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 三曰慎舉動以存大體臣惟帝王為天下之宗師而舉動尤人君之大節一動所在四方為綱一時所行亦世不戕此其關係豈小小者而可以不慎乎哉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動與天合悖人纖悉何嘗不周而臣猶復惓惓不能自已於言者誠念千年堯舜之君而惟歡快覲難熙太和之治也臣聞之孔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

與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誠以大臣為中外臣僚之表率勳戚实國家休咎之相關苟非有大不可而不容以少貸焉者猶當曲為之處而不可輕廢棄也臣惟 陛下之於大臣必先知其才之非常而可托故委之以重任而不疑夫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焉而去之又急焉而召之又或因事而械繫之箠楚之則何以為人臣者勸哉夫臣於君也猶子之於父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其進退榮辱之際惟其 命而莫之違也而 上之所以處之豈容不察其情而全其体哉臣愚以為 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因事託詞省令自劾以禮而退

如其素行無缺委任既隆乃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　陛下固已付之無心而不知天下傳聞殊失觀望恐非所以御人臣之道也至於故舊如近日張延齡家悉寵為非勢所必至罪或難議法在不容此在　廟堂自有定論臣何敢發側聞長老之言　孝廟在時待之過厚或至釀成今日之事殆未可知然彼豪貴之徒焉知盛滿之戒自貽伊慼今後誰尤區區遐壑亦何足惜獨念　孝廟在天之靈　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庇其骨肉之愛於情忍乎　陛下孝養兩宮心如日月海內臣民誰不稱誦恐於此際殆有不能不為一動心也頃見通報創造神

御閣啓祥宮特令二三大臣督理其事此固　陛下尊祖
愛親事亡如存之義臣竊以為南京　太廟之災方在日
前　陛下修省之誠正盡　天表　五廟之靈倀倀焉何
所於依安慰之儀皇皇焉人皆有待抑其煨燼之墟未知
應否重建如不可已則今日工役之重且急更有過於此
者乎矧興作頻年四方彫敝災傷變故到處相聞此又民
勤於食時詘舉贏之候似宜斟量緩急而為之以漸殆未
晚也他如日用起居之常萬幾應酬之際凡有關於
聖躬者尤望潛心定慮熟思審處謹之於始以圖其終慎
之於微毋待其著則本端而物無不正　德盛而業日益

降人事修於下天心將於上和氣斯徹災沴消彌億萬載
隆長之慶端在是矣此皆狂妄之餘不諳忌諱之甚不知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在此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乎否
也

慎心以回天變疏　　何維柏

五月二十日該內閣劄傳示 聖諭奉今日寅時
上天示戒于謹身殿實朕所致也卿等具奏問慰已悉
忠愛但備火非人為之亦必有所謂修身之宜當如此諭錄
示禮部臣伏讀於此見 陛下惕然惜修者之幾至明也
五月二十一日該禮部題本日奉 聖旨上天垂戒朕
切感惕致招在朕勿以[illegible]諉自二十二日始朕與卿等修
省如例大臣不必自陳各衙門大小官人但要思盡厥職
如果有關係 國家大[illegible]善言各自陳說來行臣復讀於
此見 陛下戰兢自咎欲聞善言求修之實以對 天命

此 陛下之誠心至切也爲臣子不能上体 聖心以其實告於 陛下者是欺天者也臣不敢不盡其愚切惟人君之至尊也崇高富貴之勢生殺予奪之威皆檀於一己天下之人莫不尊之畏之孰敢撓其勢而犯其威哉所得而配者惟天而已矣人君受命於天奉以行道所得以宰制之者亦天而已矣天之於君也猶父母之於子也非大不肖父母不忍棄絕豈不愛有過則教而戒之未改則箠而警之以復其善以全其愛天之於人君非無道之世亦不忍棄絕之有過則必示之警之而畏而改則悅而祐之以成其愛儆之而不畏不改則怒而抑之亦不終宥矣

是一儆戒之間而人心悟悔之幾天命之向背國勢之安否繫焉甚可懼也　陛下因雷火之儆即反躬自訟求修省之宜祈善言之進此深達　天心之微求治保安之機也故臣今日不以有儆為慮而以受儆能畏為美何者人心玩則易怠感則易奮怠則明哲之聖不能保其必治奮則中才之主亦能易危為安故在明智之君惟恐其無儆無儆則易安而怠矣在中才之主恐其儆而不畏不畏則眷愛日孤矣故人君之患莫大於自殄乎天地人君之福亦莫大於察天之儆也　陛下聖智仁孝勵精圖治英明廣運制作底定孟子所謂大有為之君天下古今所共仰

而愛之者天心無私其肯忍負　陛下者哉降儆殷宇誠
示仁愛之端致儆戒之切俾　陛下因警而感感以思奮
奮以立勸朝兢夕惕而無樂其所玩庶不負　上天深愛
之意故今日之儆乃所以安全之爾臣願　陛下今日修
省之實加之意而已臣何慮焉昔者漢文之世災異迭見
可謂儆之至矣然文帝能行修省之實以致之民恭儉率
下化民以德臺惜百金之費后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
糜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絕塞可謂不
敢輕用天下之力止輦受言前席賈生除誹謗妖言之罪
可謂能受天下之善數者乃其大者爾至於節目之詳史

不盡祀以故順人心以名和配天命於有永衍國脉於後
裔傳芳聲於異代此 天心仁愛而不已雖屢儆而無害
也下至武帝雄才大畧之侈寶鼎祥瑞之文曰見然卒致
海內虛耗幾致亂亡何也有所恃而無其儆矣天故縱之
爾文帝畏所儆而治武帝樂所恃而替人君察於此二者
可以鑒矣故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此之謂也我 皇上心揆堯舜道憲 祖宗下視漢文未
足數者然聖王取善不遺下體賤如芻蕘尚擇而用之而
況文帝為世世師者哉此臣所以惓惓望 陛下修省之
餘兼取文帝之可法者覈其實而效之民心悅而 天意

得矣太甲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天之耳目在民故上下交與之際不可不慎也臣學粗淺不敢及漢儒徵驗之說以誑　陛下特以為今日急務莫先於順民心而已矣臣聞之國之所依者在民民之所天者在食民失其所天者則怨怨則逆氣乘之逆氣成象則天為之怒而災異生焉故明辟嚴於天人之故則莫急於節一己之欲以得天下之心消未形之怒以致天地之和變不虛生妖以德禳臣見數年以來災異疊出水旱虫蝗之厄日蝕地震之儆四方疊奏特舉大畧　陛下所可得而知也至於民受其條物失其依居者多菜色死者填溝壑流離困

若有司實惠不至無所控訴 陛下不可得而見之也財之所生成於人力秋毫之入皆民膏血 陛下所可得而知也至於農事艱難未穫而償飢弗得食下民輸稅辛苦萬狀勞弗得息 陛下不可得而見也 陛下即位以來遇災則有賑遇 赦則有免 恩至渥矣然而臣工不能上承 德意科斂百出加以貪汙浚漁之害備徵之吏一下小民破產鬻幼舉家蕩盡 上覃恩而下則壅滯不流而害則浚民雖至愚豈得不怨此 陛下不可得而見也又況今日督運糧者以糧草告竭主兵柄者以軍餉告竭司會計者以糧貯告竭督工程者以銀兩告竭凡形諸奏

童悍之群議此公用之困　陛下所得而聞也至其土作
所以耗竭之故與夫邊鄙渴望之者　陛下必不得而悉
知也百姓困於下公用竭於上州縣征稅之貯上供殆盡
內帑累世之積日漸消耗況比有邊虜之備與問罪之
師中有土木之役入之有限出之無窮古人所謂以有限
之財塡無窮之浚費者及今不爲之計則雖有智者亦無
以善其後矣謀　國重臣是當時正宜舉民之疾苦論時之
利害度事之可否量勢之緩急一一以實告於　陛下　陛
下仁恩浩蕩明照萬里使猶得備知矣天下呻吟若此公私
窘之若此天下事勢可否緊急又若此則將惻然而惕

然而愚譬猶屠人執無罪之牛羊將剖殺之以市其利屠者雖勞死者且苦使 陛下親見其苦迫之狀號呼之声則必急為之解而不忍坐視觀見斯民困苦之實詎忍視其斃也哉臣以是知 陛下之必不忍也但惜今之議者多不以實告乃取倡為加賦之說是徒知固一己寵幸之私而不為 陛下惜天下生靈之命但知濟 陛下今日之事而不為 國家顧後日無窮之計謀 國之臣若此其欺公誤 國甚矣 陛下亦將何以為懲戒夫天下猶人身然今有羸病之人神昏氣怯手足不能動搖召醫以治之尚恐其不起乃復加之饑餓則立見其死矣天下

之勢何以異此人心　國家之氣脉也今財盡不能勝其
求力屈不能勝其役人心洶洶然敢怨而不敢言然而不
敢擾動者賴　陛下十數年息威有以畏服之爾如使賦
額再浚橫斂交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
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如漢武輪臺之悔噬臍莫及矣此
志士忠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嘆不能自已者也五子
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言慎之不可不早也夫止患
於未形則易為力防難於已然則難為功故臣私心懇切
望　陛下今日修省之餘　留神獨斷萬機之中何者為
重何者為輕何者為本何者為末何緩急之序析利害之

詳察天命之微審安危之幾亦在乎熟慮之而已夫憂其所當憂者謂之仁已其所可已者謂之智為其所當為者謂之義　陛下營建宮宇以備巡幸安南之役以誅不庭天下臣民皆知　陛下之不可已矣皆知理勢所必為矣然臣嘗推之夫能舉烏獲之任者必賁育之徒也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出語人曰吾足以舉百鈞是謬也今民力殫財竭公私交困可憂之時也工役之繁師旅之興是莫大之任也以可憂之時勝莫大之任是猶責一雛之力以勝烏獲之任也人皆知其必不能矣故臣願　陛下今日為其所當為已其所當已者耳夫兩宮之建與　山

陵之役所關至重勢實不可已矣至如泇河功德二廠之役則在所可緩矣夫力能舉則併時可為臣何敢冒死以阻

陛下但近者該覆題泇河之役以七百萬計則功德之敗作亦不下二百餘萬矣至於右都御史毛伯溫議處征南軍餉亦須四百萬此皆大約進度之議乃若工程顧倩侵尅私弊則有會計所不能盡者軍門犒賞日期久近則有意外所未及者今日之利搜羅殆盡往者納粟之利所得不過百萬尚不足周一年之用而天下已嗷嗷然謂

陛下輕爵以獲利所獲不足以償所失事之至此可謂極矣今復以千百萬之數責取於困極可憂之時臣恐雖有

聚斂之臣亦皆無所施其術矣爲今之計莫若緩治河功
德二處之役併力以圖西宮之成余以漸積爲之亦未爲
晚至如安南之征臣且不敢論其利害直爲財力不足恐
大事一舉勢不可止民益困用益窘而師尚未旋於此之
時將何以給之夫財非神造鬼設之也用不足其勢必厚
斂諸民民不支則去而歸諸盜驅民之盜仁者不忍也況
古人舉事貴於萬全欲以圖成慎於謀始臣望　陛下再
以臣言思之如臣言謬妄則甘罪無悔尚有可採則量時
之可否勢之緩急事之利害民之疾苦若此寧稍緩之以
俟歲和時稔積漸以圖成則此舉臣見其利無見其害也

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又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孔子大聖也言足爲萬世法臣願　陛下率事師之則民心不搖　天心益享內憂不作外患自消實宗社生靈長久之計順人心以答　天譴之至意也臣待罪言官今數月矣朝夕惶懼未知報稱臣雖不敏非不知前車之戒然　陛下以言責臣臣不能以實對則不惟自欺以負　陛下亦且獲罪於天矣故臣一得之愚不自隱諱亦忠於　陛下之分職也

嚴天戒以保治安疏　張翀

臣竊聞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災出而無應之變　陛下入正大統以來二年於茲深惟　九廟神靈之托烝黎屬望之候蚤夜孜孜圖新治理凡有血氣皆將拭目以覩太平而風雷水溢之變往示警於兩畿歲饑晝晦之報頃相屬於諸路旱寇為害已閱三時流殍相望幾半天下雖春秋所記災異未有若此之甚也夫惟　聖明之興動並以宵旰之憂勤當蒙景福翻致大異變臣等之所未解者也　陛下仰體　仁愛祇畏益嚴乃謂用舍猶有失其宜刑政猶有乖於理下情未

能上通恩澤未能下究為上天所以示戒之故又以身教
播之　綸音勑下中外文武群臣同加修省仍遣官於四
月初六日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之靈臣等職
司耳目義均休戚拜　命之下無任慄懼竊以為應天以
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若徒務修省之名飾祭告之
具踵行故事罔事遠圖恐終無以斡旋化機感召和氣古
之聖王所以轉災為祥之道要得其實殆不在於聲音笑
貌間也蓋嘗求之七年之旱雖成湯適然之數而桑林之
禱不敢忘六事之責觀其言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
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以湯之聖未始有一

於此而不自滿假根於至誠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此所以來大雨數千里之應隆有商六百四十餘年之基也伏惟陛下道追往聖學邁成湯御極之初任賢去奸上協天心興利除害下同民欲蓋自 詔旨一布固已旋乾坤於俄頃之間而復紀綱於 祖宗之盛也夫何以涉日時漸多乖剌減快船之 旨方下而旋允戴儀之奏添裁鎮戍之墨未乾而更聽趙榮之分守馬房令科道清查矣而隨奪於閹豎之一請催督有司裁革矣而尋奪於監局之譁咻 騶帖批鈐壞 累朝舊規而不計真贗於後來僧道濫剃私人擬奏而不惜渙汗之難返是 陛下之政固

不可謂節也鄜州土豪士而爲汾洛之恣睢亳社編戶轉而爲晉梁之横肆末作競事於奇巧遊手殆半於閭閻耕桑時廢而缺仰事俯育之望教化未聞而覬蹈瑕履釁之圖是　陛下之民固不可謂不失職也奉聖保聖之後封女流於冊　后之先注奉肅奉之名聯殊稱於乳母之列或承恩漸僭於飛燕或黠慧不下於婉兒內以移　主上之性情外以爲近習之負倚　陛下之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姦之銳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法極惡之鵬鎧客爲行求而通三載之誅錢神通而斷王英政鬨於錦衣閫節至而于喜輩竟漏於法網開左固右譏之穴長債仰諧

價之風是　陛下示不取之化而左右之苟且不可謂不行也　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王槐說佞之謀重臣批答之體貌之宜而入群小甚用之論或讒行於內舊學兒瑣陰肆中傷之毒或讒行於外翁翁訿訿猶無安靜之期上以汨亂朝廷之是非下以雜揉人物之邪正是　陛下稟睿哲之資而中外之讒夫不可謂不昌也至於　兩宮營建規畫於　先朝而發成於　陛下雖翬飛鳥革足以適端居淵默之懷而不知採運艱辛竭湖貴三巴之力或一木而役夫千萬或一椽而費銀百十及今村落荒涼轉徙未復死亡枕籍之狀　陛下蓋不得而見也呻吟號

哭之聲　陛下蓋不得而聞也是土皆本　陛下之心而
宮室之崇之由猶未有為　陛下陳之者凡此皆成湯之
所無而今日之所有也湯惟盡格天之實是以易於感孚
而其捷如響　陛下惟事應天之名是以稽於時日而
天聽弗回又況歷春以來日暈無光雷殷未發修省之勤
方切於　宸慮而火風之奏又上於蘄州臣等雖不通術
數計亦陰盛之兆非作肅之徵也伏望　陛下深燭天人
之理講求災眚之原凡所舉動務有以盡側身罪己之實
而不徒為徹樂減膳之文　法宮之中如臨　上帝勿牽
於女謁之私　聽斷之下獨攬乾剛勿移於匪人之手弊

政府俾盡爲釐革以叶公論勿憚於改作凶人遠謫速正典法以謝人心勿失於息姦奮立主祀之 湘王以慰獻帝之靈日訪老成之讜論以恢光明之治謫和之 詔下之未蘇之窮民賑濟之法責之所司之良吏撫梲謠役愼簡遴選如此庶幾和氣充塞而雨暘以時上以副 皇天仁愛之心下以慰小人更生之望豈不獨消變異於目前而實有以培 國脉於億萬年之遠矣臣等伏請前敕又見 天語諄切詳於軍國利弊而略於直言之欲聞臣等以爲 朝廷四方之極 君心萬化之源 朝廷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 君心正而後天下之災可因

以弭是以不惜鈇鉞之誅用附責難之義伏冀 聖慈
俯賜開納以來忠鯁以幸衆臣等干冒 宸嚴無任跼
蹐待罪之至

謹天戒疏　　　霍韜

臣伏見　陛下因星變風霾引咎責　躬且責臣等有言
臣思　陛下臨御及今有一事不中道者乎由　宮闈及
殿廷有一事不如　祖訓者乎是宜中和致而天地位
萬物育乃災變甚多且亟何也臣試陳其弊惟　聖明斷
馬洪武十一年封　周王於河南斯時也開封一郡惟一
周府循至今日則　郡王已增三十九府　輔國將軍增
二百一十二位　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中尉下不
計夫土地稅入不加多　宗藩日益繁衍祿糧所由不給
也嘗考　大明會典　親王子孫才堪出仕宗人令具以

名聞授任後具如常選法是我　太祖皇帝未常不許
宗藩出仕也　太祖時　親王納功臣之女　公主配大
臣之子未有踈忌之嫌也　陛下御劄令大臣熟議復行
天下　宗藩俾知洪武初年　親藩幾何今日所增幾何
洪武初年所需祿米幾何今日所增幾何賦入有限祿糧
無窮再數十年何以善圖其後　宗藩困乏何以變通其
法一一議圖盖必　宗藩無失所之慮生民無加賦之擾
然後上下皆安災變可弭也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
奇成化二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
矣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俸糧

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軍官襲職比試甚嚴材勇者擢庸劣者黜自永樂以後新官免比試舊官雖比試亦徒故事真材日寡冗員日增成化以前邊方嚴故邊地得耕及今邊地益荒邊粟益少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弘治以後鹽引改輸銀不復肯墾邊地禁例開載私役軍士其法甚嚴今管軍官則公然役占軍士於私家者矣 陛下特勑五府公侯會九卿詳議軍官俸糧何策給足昔年軍職如此其少乃得真材今冗員如此其多乃無材可用冗員日增何策善圖其後邊防日弛邊軍日困邊糧日匱戎狄日强邊境日危何策振救其急新舊軍職比試之法何如酌

中軍政體統何如中明軍士困苦何如撫恤必盡究弊源
洗削之庶幾紀綱漸振衆漸息和氣漸至而災變可弭也
洪武三十年定 大明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嚴
為之禁文官以其廉已改從雜犯而許之贖故得贓愈多
贖罪愈易是教天下奸貪也 陛下御極以來未嘗輕戮
一人決囚之夕三鼓不寐重民命故也酷吏無忌仍敢虐
殺良民成化以前糧戶解戶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工二
部委官同科道官驗收乃運送 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
臣見面及今小民有白糧一石加至二石八斗乃能上納
各項糧料有除銀四百八十兩乃得批迴者各省解戶有

久累旅死游魂無歸者矣雖有禁例小民敢與内臣抗爭

伏惟 陛下勅各部熟議查革冗員裁省征役俾民無擾

申明受贓正律文官勿相阿黨以虐百姓申明酷吏故禁

故勘平人正法俾良民不枉死改正各部收納糧料舊法

俾貪暴不肆苛虐小民不致重困庶幾弊政少除災變可

弭

災異陳言以裨實政疏　　曾鈞

臣等竊聞帝王之世天下不識廢人不諱災明主不忘側身之誠良臣不忘格王之念故得休徵協應而治化獨隆貞符載於圖籙光流於竹帛不可誣也然大臣以体國為義則諫於廊廟也無隱情小臣以燮關為心則效之芹暴也無巽語故大鈞襄鴻運闡惟　化機又在於臣道之各盡而已茲若風霾示戒於京闕木冰告異於　留都水旱迭災於各省蝗蝻分害於湖南此咎徵之見於天者也疾癘致災於河洛流離轉死於湖襄盜賊競作於東南胡虜跳驟於西北此咎徵之見於人者也夫以　陛下道格玄

緝德合黎庶天下既已治矣而災異從此滋孫何也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不誣也　陛下憂形於色引咎在躬發德音采群議令勿事文　陛下一念　天地　祖宗實臨之故得三元效靈百神受職甘雨應禱不終崇祈天求命之道端可識矣臣等見聞寡昧亦何能仰　聖謨之萬一顧臣等待罪言職居獻替苟有見聞不敢緘默謹恰輿議冒瀆　宸嚴一曰用人二曰理財三曰備邊四曰弭盜用人之術莫先於謹習理財之術莫先於艱要備邊之術莫先於審機弭盜之術莫先於察情何謂用人之術莫先於謹習士習之弊莫蔗污之戒弗嚴也邪正之分弗

明也今之為藩臬會者率多以搏尅為能事以苛責為胥

途苛且文書曲鉤聲譽而為之監司者每不能盡激揚之

實或以喜怒為己批以毀譽為軒輊以奉承為舉劾而銓

司又或以虛名為查訪以交際為遲速故士或以守樸而

沉下僚或以挾資而鉤顯擢且以成風感而為沴亦有由

然故曰漁汚之介常嚴也大抵者所以甄別賢否愛惜名

器以為國綱者也循資以處常品越格以待異才宜其自

有定規而人競之干也今一有員缺則自衛以求進奔競

而不慚是以 京師有攢謀之號每聞之人曰茲缺也將

與某人代之者某人而代某人者又某人也已而果然則

亦以為固然而弗怪矣夫如其宜用則何待其求之如其不宜用則何聽其求之如求之而不得則人不求之矣故曰靜躁之分不明也至於大臣之自處則亦有可議者古者大臣慮四方今則守局而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以率物今則躬奢而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恐待罪今則強辯而傷体矣古者大臣上 殿相爭如虎下 殿不失和氣今則私鬪而相傾矣故夫忠佞之辯惟 陛下加之意而已矣何為理財之術莫先於斂昔人謂天之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欲問之於官則府庫匱矣問之於民則閭閻困矣豈求其故或者制用者不得其經也

夫所謂司國計者謂其能用其故而行之以酌盈濟虛之術也若握筭執籌而僅僅於升斗出入之間富翁所以守財者耳昔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一謂因之而書景德蘇轍因之而錄元祐會計以識時事之變殊稽財賦之登耗酌同異而施籌畫良有深旨　勑下户部以歷年事例參酌成書以每年之所常入御每年之所常出較其大分所餘幾何於各衙門之凡有錢糧者皆準而轄之既知登耗之由須酌調停之法講求經常可守之規以周倉卒不虞之用而後可也只如諸色繆之不可已者先定其則於會估毋使冒破次稽其度於興作毋使虛濫終稽其實於閑支毋

使侵耗則物力不屈而事功可勸有官速不速可完未完者則巡視官叅劾而重處之則亦不俟他求而財用自足矣所謂備邊之術莫先於審機者機之所在功之所由以成否將之所以不得其心以取之非其宜也兵之所以不得其力以養之非素也此必至之機也近者兵部奉 旨會推論固多端矣亦有所不必論如烽燧間諜之類一將官之能耳將得其人此有不難耶若夫會推將材之議臣竊亦以未必能得何也熟閑弓馬背誦韜畧非將也機權侔於鬼神氣槩吞乎胡羯肝膽孚於士卒忠義發於天性乃將也若專徇其驍勇則關張之無敵卒不免於敗若專

取其議論則趙括馬謖用之而遂覆故將者非一日之故也積而後見者也天下未嘗無將材須居本兵與任督撫者有真誠為　國之心推保求賢之志而後可以得真將也若一時論薦而遂欲併之恐不免於虛文　方今將官縱朘削以充饕餮用要結而濫保陞遷緣得任苟且圖存陛下之所謂不愉忠設法蓋天鑒之矣近者翊國公郭勛創為之說曰武臣之失機者非不能勇蓋因寡不能勝投又曰將官多被撫按官不諳軍旅逼其出戰夫不責其柔脆之不習而輒誘於兵力之不侔不責其忠義之不生而輒原其失事之非罪臣恐三軍之衆聞而解体四夷之人

因而生心故必公於擇人信於行法而後將可得而議也夫人臣有聯事之義有一體之成而後可以集事倆根之不儲也明矣但兵部知足食而不深求所以足食之法則曰請多發倉銀戶部則怫然以爲不係於無食也兵部不問戶部之虛實戶部不問兵部之緩急皆非也太倉銀兩固無可發矣而邊計終不可以不儲民稅逋負固無冒徵矣而窮兵或不可以不恤乞 勑下各邊巡撫官備查見在若干通欠若干其追徵而得之足支若干時其自後蓋徵而無欠也足支若干歲其無待於仰濟矣乎其有可以區畫矣乎必爲父長之計勿爲旦夕之謀而後兵可得而

養也所謂弭盜之術莫先於察情者盜亦民也釋耒耜而執干戈則爲盜飢寒所迫不足以保其室家故弱者轉徙而就亡強者奮暴而爲劫固其勢也故撫巨賑濟之惟法有司寬恤之以宜則亦當漸遂於田畝矣然又宜以弛私鹽之禁以開其生路明映黨與之誅以發其二心若其連構兇徒爲之魁首挾倚巨室豬其窩藏此其必誅不赦者近聞北直隸山東等盜居家肆劫州縣畏而不敢問守備巡捕等官則分受其財而私爲之地養盜貽患則賊之權也宜急治之江南太倉蘇州等盜駕下舟浮滄海掠居民劫官庫假商船而又勢足以逆護其家官軍欲守之則日

月難計欲擒之則出沒無時亦大患也至今湖廣江西等處則又有老奸猾賊爲之宗派山大浸爲之險勢大不可以卒議伏乞 勑下各處撫按等官亟爲之計務多方以捕追無姑息以養亂或懸賞功之招使地方居民財力足以抗賊者許其以家力計擒之而酬之以官或爲向導或助兵粮者則視其勞而爲之賞及今猶可爲也臣等竊聞各處礦場所得每不償所費而無賴之輩覬於礦也尤不止此亦彼之窟穴也伏乞 勑工部議罷之亦可以緩意外之虞矣凡此皆書生迂愚之見知非經國之遠猷然一念之誠無所爲 國雖不能盡其識畧而亦或得其發端

陛下賜之覽觀下該部詳議可否上裁之辭
不勝戰慄懇惻之至

應　詔陳言以答　天戒疏　　　　鄭岳

節該奉　勑諭文武衙門官員近來江北江南并湖東等處水旱相仍地方飢饉人民相食所在盜賊成群應天鳳陽并河南山東陜西等處元旦同時地震方冬雷電交作山崩地陷災變非常近日京城風霾蔽天春深雨澤愆期上天示戒朕心儆惕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体朕懷同加修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賞有未當冤抑有未伸困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要一一着實舉行事應奏請者其條具以聞欽此欽遵於此仰見　陛下遇災憂懼之誠臣等不勝感激夫災變不虛生由人所召惟至誠

可以格天惟修德可以消災昔太戊修德而祥桑枯死景公善言而災星退舍天人感應不誣也仰惟　皇上聖資粹美天性慈仁　內廷燕處游玩屏迹　外朝臨御尊嚴若神且當春秋鼎盛志慮精明其一念所存豈不欲媲美祖宗以上希唐虞三代之治乎　登極之始銳意更化斥逐奸邪釐革宿弊海內欣欣咸望太平之盛治自頃來明詔以漸而更張老臣相繼而引去去冬及春災異疊見稽之　史冊古亦無是我　國家百五十年所未有之變也臣等每讀奏報徒切憂惶則待班行不覺愧汗曾聞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

夫蜮蠱何人猶能以刑罰諫王臣等叨守法曹奉職無狀幸奉 明詔導之使言而刑有未當冤有未伸又臣職之所職掌故敢不避煩瀆謹條具以 聞伏望 聖明俯賜采覽着實舉行庶刑當而冤伸災異可彌矣臣等不勝懇切待罪之至為此開坐謹題請 旨 一近來法司問擬囚犯多干 內降倖免廢法未易悉舉其最大者如王欽王錦罪當誅死贓至百萬忽奉 詔旨贓罪俱免舉朝驚愕莫知所由今王欽等雖以殘遺聞其在京家產尚且不貲乞 勅法司議擬將本犯家產盡數沒入官以助賑濟亦足少紓神人之憤 一各營牧馬草場侵貴百萬事雖

過並贓應入官令把總等官俱免提追兩廣總兵柴麒縱僕爲患爰經參奏不行革回而嗣後之賊併掌曲貸即此二事揆之情法不無太縱乞　勅法司查照追究以爲黨國害人之戒　一殺人抵命國有常典近時內官石明因追積債毆死平人衆證明白法當成獄乃因妄訴免枉斷發充軍如此則殺人者皆得不死而死者何辜乎古者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其幽憤不平之氣上干　天和實非細故乞　勅法司究問如律以彰法行自近之義　一原任給事中劉徴私用大紅原任御史黃國用出牌送人罪固當治而充軍降職不已過乎主事羅洪載所坐不應即中

顏如環所坐遞罪內難辯而謫任山簿不已甚乎近內

給事中劉繼曾以所降 綸音未慨觀聽言雖狂率理可

優容乃下獄降謫以後事有不是者誰復敢言乞 勅吏

部通查先後被謫官員量酌敘遷以明 聖世終無棄物

之意 一南京戶部署員外郎李崇近該守備衙門參奏

不敬繼而南京中論事由攬頭徐浦等計謀陷害見今蒙

發應該就彼勘問仍勞 駕帖遠逮下獄單詞無証事難

追冤乞將李崇解回南京法司問明奏 請發落以平物

議 一試監察御史馬明衡朱淛因 昭聖康惠慈壽皇

太后聖旦命婦免賀一時不知出於 皇太后懿旨輒有

諭列事雖欠審心亦無他乃同下獄試監察御史李本陳
追署員外郎林應驄列疏論救冒罪 天威曲宥言責乃
并下獄雖 聖心隆孝承歡自明而臣職效愚豈宜深咎
乞將諸臣早 賜寬釋以慰群情 一國家定制每歲秋
後審决囚犯令法司之囚三年不决矣前二年 初政大
赦猶有可諉去秋審畢照舊監候外議紛紛咸謂中間干
碍奸黨如廖鵬齊佐王獻臣輩鑽求緩死所以一槩不
誅此失政之大者也今聞各犯往往以王欽為比奏乞饒
死如此則王法盡廢可為寒心乞 勅法司將各犯奏詞
立案牢固監候聽决 一 祖宗欽立刑部都察院問理

刑名送大理寺審錄辯冤重者奏　請輕者發落近時法
司罪囚或取付鎮撫司收問其鎮撫司取問供由徑自奏
請發落如此則法司皆為虛設矣乞自今以後一應罪囚
俱聽部院問擬本寺審錄其挐送鎮撫司打問者仍送法
司擬審歸結

謹天戒以隆聖治疏

唐胄

臣聞上天之為民也必因時而生大非常之君大君之乘時也必奉天以成大非常之治蓋時承隆盛凡主之善於守文者皆可為之若當傾覆殄悴之極非得大有為之君安克有濟故天於是時不得不為民以生是君而君之乘是時者亦焉得不奉天以濟斯世也我大我工帝以胡元入主中國世亂已極時生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以救之以大統甫成而阨於革除年之傾覆並盡頹生我 太宗文皇帝起燕邸以承之及今以 列聖百年之治而復大敗於正德之群姦又篤生我 陛下起興邸以再造之

是三者皆所謂因時以生大非常之君也故我　太祖太
宗承天之命艱難締造以成帝王萬世之功以啓乾坤萬
世之業事天如父少有變異即服素以自警上天愛子一
萌意向即垂象以兆先以致五十七年重熙之治今　陛
下承上天大非常之託者與　祖宗同而天心未見克協
豈所以敬者未能如　祖宗之誠哉宋儒胡安國有言曰
克謹天戒雖有其變而無其應不克畏天災害之來也必
矣夫所謂變即天地風雷日月星辰雨雹山川草木禽獸
之異是也夫所謂應即水旱凶荒盜賊疾疫亂亡之禍是
也蓋天之仁愛人君也因其修己行政之失則出變以警

之及其不能悛也又應災以怒之故古之賢君如商之中宗警桑穀生朝之變即修德以格而反享七十五年之治高宗警飛雉鳴鼎之變即正事以答而反成五十九年之治 陛下即位之初乾坤再造脫斯民於水火天下方仰復見唐虞三代雍熙之治夫何近日以來畿輔四方無處不告變災且非常變則天之示警也至矣即今南畿江浙湖河無地不告災且非常災則其示怒也至矣使 陛下有畏天之誠心何至此臣不暇[illegible][illegible]姑以目前提督織造一端言之臣往歲經過江北地方聞軍民談及織造官舡之苦已不忍聞近檢部牘見有前差單及文移內稱有假

揚　賜黃棍之威肆欲醜御史之横暴殄貪民而道路騷
然逼官死竄而州縣連逮附帶至於千艘私貨挾餘巨萬
白孽千殃不可悉數竊意彼當濳差之時群臣曾以為言
先帝亦謂其一內臣數奏帶十餘船而已臨行且有不
許分外生事騷擾之戒豈意出外肆毒至此至今過止地
方經殘夢影慌惚猶驚談毒傍聞神色亦變及荷　明詔
除革莫不鼓舞歡呼以為天日復見不意　陛下近准内
織造潹竒之奏復欲差官蘇杭督造遠近傳聞驚愕以故
群臣莫不竭力交諫有謂例不出於　祖宗未可依行端
始造於成化亦非美事極言淮揚死傷之災不可經殘推

論蘇杭貨財之本不可損剝減徵尚欲惠沾大令豈可反
汗皆極言其不當差也有謂營差必非安靜之人償貨必
至破壞之毒過鄉空其雞豚供所竭於水陸豺隨虎狼之
威工料給辦之苦皆極言其不可差也有謂原命置於
內府多年供應不見有遺今造給以官銀所在官司自足
辦又言其不必差也在於惜大體以彰足信之臣借優
容以安輔臣之位雅激變以致意外之處累牘連章至明
至切而　陛下一無所聽何哉豈以　兩宮之進用為急
歟則自古賢妃皆以儉德為美我　太祖嘗謂侍臣曰今
富有四海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矜飾實恐暴殄

天物剝傷民財大哉言乎實萬世之鑑矣故漢肅宗母明德馬太后惟服大練左右皆著布帛自謂為天下母欲以身率下後世至今稱之人子之孝以成親之名為大 陛下若必執此以為奉恐 聖母之心亦不安矣若以 龍袍諸用有缺歟則太禹之聖以惡衣服見稱今日比我太祖素服微變更又何時而可專此抑 聖心亦知此差之可止但觸於諸言之過激而恥屈歟是又大不然矣自古君德莫不以從已納諫為光故稱古聖王之德必曰舍已從人必曰改過不吝況此事既布 朝堂勢必聞後陛下將使後世以巳終於從諫為美乎以終於拒諫為美

乎今外人皆謂　聖心寡欲何事於此但無奈於　宮掖
左右之請託爾誠若此則又大可懼者蓋此輩親肥易於
誘引故成湯桑林之責必以女謁讒夫為言古稱君德之
養必左右僕從罔非正人故隨衛近侍宜選老成厚重小
心之人若此干營即為讒佞宜亟去之以免後悔況　詔
書指弊多端而此後條尤為痛切若先破格復之則凡條
內所稱如燒造分守守備之類寧保其不再干乎却之則
彼有辭如從之則上天託　陛下以中興之治者未見其
能體而於正德群姦之弊反一一將奉之而不失矣豈得
為敬天之誠哉天既儆矣且示怒矣豈不大可畏哉伏望

陛下體上天因時篤生之心念　祖宗艱難創造之業憫四海困悴已極之民畏天心仁愛之戒乘此差官之事未舉明告在廷收回前　命以安人心以回天意且望事事一復　祖宗之舊凡近有過舉皆經諫論未納者皆儆省改易　視朝之餘日玩經史　便殿之間時接儒臣經筵日講虛心聽問言路諫章悉已容納以成大非常之治則禎祥自降壽考無疆而保有　祖宗之鴻業於萬萬世矣臣分雖疏賤義同委身血誠所激觸犯　天威恭俟夷滅下情無任戰越恐懼之至

修德以懋天數疏　汪俊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欽天監掌監事光禄寺少卿樂護等題臣等先推得嘉靖三年正月五星以次聚于營室但其象爲太陽晡近當隱伏而不見今候其象果伏而不見則其數一定而不爽矣夫數不爽而象將聚則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聚莫不有大福莫不有大禍惟視君德之淑慝何如耳史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無福無禍亦在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其福雖不在德亦無德雖不受禍如五星聚于周祚以昌

聚於商箕齊桓用覇漢興有東井之聚宋盛有奎宿之聚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宿一禍培識獲傾昭然在德惟天實聚於尾箕而為德弗稱遂有祿山之亂而唐景衰焉今　陛下以聖德中興而五星之數適有聚室之祥可不益修　聖德愛養黎元以成此大慶乎簡易寡慾修德之大儉用省財愛民之實伏乞　陛下鑒此　天數之大克已約躬勵精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　天意孚則此五星之聚莫大之福　陛下真有以承之而可以為　宗社生靈賀矣臣等職司占候竊照禍福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聚者至於修德應天之實則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

延訪文武群臣博求修攘愛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內外左右莫不交修協贊以承此大慶必不使　大猾別有所覬覦則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古書又曰天下有誅則五星聚于營室則所以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誅者亦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　陛下及大臣圖之等因題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等題稱禍福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聚者仰祈　修德愛民以承大慶更乞　延訪群臣博求其道而實行之又欲加意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誅其言切至深爲有見臣等仰惟　陛下正位凝命

外形穢穢之災疵　天恤人中懷謇謇之敬過五星有聚
室之祥所謂有德受慶子孫蕃昌　陛下實當之矣顧星
家占說以自古五星之聚有大福大禍惟視人君之德何
如　陛下於此可不惕然大有動於其中而益加慎乎昔
堯授舜以天下命之之辭載於論語者最得其要曰咨爾
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
節之先後有不可易此言舜有天下乃曆數所歸非己得
私之也繼之曰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凡事一循
乎天理之當然而已無所預焉中之一言帝王治天下之
心法也終之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蓋民惟邦本本固邦

畢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足民為保天下之先務也　陛下起自潛邸入承大統天人協應萬姓悅服所謂天之曆數在爾躬者　陛下既身知之矣　臨馭以來起居視聽之微以至於用舍好惡之著惟理是從不屈於欲所謂允執其中者　陛下已允蹈之矣正德年權奸用事冗濫雕蠹耗無餘而天下之財盡歸權室公私亦立國非其國向非　陛下起而救之則已無今日矣今天下之民生理未復而又重之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餓莩相籍　朝廷屢議賑恤而在官無可發之理在民無可待之儲相顧錯愕計無所出所謂四海困

窮者即積漸至此而　陛下實承其敝奮遺大投艱　上天之託于　陛下者甚重亨屯極溺天下之望于　陛下者甚切自非改絃易轍大有所為其何以上承　天託而下慰群情哉伏望　仰稽天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遠群小崇敬長戒逸欲嚴諸一心自足以為祈天永命之本其他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啓倖門以傷治体至於足國裕民則　今日之務莫急于此必先儉約必端好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與作稍可得已即　賜停止務求安靜休養生息俟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則生理庶乎可復而　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待罪禮官目擊家

之說素所未習不敢妄有出謬以瀆 天聽至於惠迪吉
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常常於有德言配
命自求多福則聖言之若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望
聖情經典堯舜為師執一中以臨照百官發四海以求綏
天祿應 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欲修攘以銷盜賊夷狄之
謀者合照候 命下之日移咨兵部徑自查議具奏仍乞
勑令各該衙門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有關係 國体
民生至計者許其明白敷陳上 請施行以共成嘉靖之
治以答 皇天之眷實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嚴交修以答天心疏　　程啟充

臣等竊聞　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祥譴告必於大亂之世斯有棄絕之心故高宗則雊雉兆祥太戊則廷桑致異二君者畏天脩德遂至中興　陛下聰明仁孝端拱淵默即位以來剗削弊政放逐奸黨疏黜宦寺親近儒臣治軍恤民勤政講學繼天動靜語默俱能克享　天心　上帝鑒臨斯須簡在茲者禮成初　郊災變遽作　皇天之子陛下雖父子親愛不是過也然天人相與殊甚可畏　陛下獨不思仰答之乎蓋以人事忽於幾微天變昭于顯著事成積漸災不虛生　清寧宮　兩宮所居也災及小房

剝牀以膚也意者猶情之禮有戾乎天常僭逼之名有乖
乎典則非 陛下無違之孝失儀禮報之經遐溥大宗志
情所厚且外政撓于風旨親暱肆于貪求輔臣執議而因
仍空付于從違禮官建明而奏覆率多于規避加以經生
之邪說因而佞倖之獻諛遺天理以遂私暱之情假 毋
后以箝天下之口廢百代之典章貽萬世之譏議臣等以
為不正大禮不非禮官不能黜邪說是皆應天之虛文知
夫 國是漸搖初政漸敗近人漸遠讒巧漸近 旨由中
出而 內閣不知則是任賢之貳奸黨獄成而曲為庇護
則為去邪之疑請舉廢于 經筵視 朝循乎故事諫臣

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疎遠股肱有痿痹之患司禮
之權重于宰相樞機之地寄于宦官近雖譴謫而復潛蒙
覬覦名雖沙汰而實巧為躲避臣則貪汚乾沒經累劾
而遷除邊將則債帥肆夫尚依違而未懲考察或遺于大
惡舉錯以戾乎群心莊田之賞賚太多　藩府之乞陞未
革驕逸之風未獎忠鯁之氣未倡禮樂不興小大之紀常
未正刑罰不中輕重之罪犯不平此皆臣等昧于糾虔令
茲多失上干災變致屢　宸衷伏望　陛下仰畏天明俯
從衆聽正大禮以隆　聖孝親大臣以輔　聖德齊宮府
之體以肅　聖政嚴大小之治以弘　聖化毋徒虛應故

事期于上當　天心仍將臣等罷斥以懲緘默之罪庶幾禎祥必至災變不生寔　宗社無疆之休矣

災異陳言以消　天變疏　　　　仲　選

臣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災異之國惟明哲之君能修德則災變為祥不能修德以應之則災害必至是故春秋二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略祥瑞唐臣張守珪亦曰古者多難以固其國殷憂以啟聖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為福由是觀之人君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啟其治平之機也未足為憂而固已為益惟求其應之之實何如耳近該禮部類奏逐年四方災異感無虛月皆也非常此亦咎徵之見必有所感臣等竊見之實為寒心既而伏覩　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惻又

憂懼又曰此非下民所咎也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爲
陛下此言即禹湯罪已之言也　陛下此心即周宣遇災
而懼之心也固宜上格　天心消彌災變而和氣充於兩
間矣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然臣等聞之應天以實而不以
文動民以行而不以言感召之誠不唯於人事驗之而已
人事修則天心格人事乖則天理違必然之理也今日之
災異無不有以召之也歟臣等妄議或者　聖學之[illegible]汲
也政權之下移也小人之未遠也忠直之未錄也[illegible]之
未勵也民生之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illegible]
上干天和臣不揣愚陋敢條十事上陳伏惟　[illegible]

其一曰敎　聖學夫帝王之治與經生異經生之學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察識事機以爲用人行政之本非小補也　陛下聚惟天開鴻儒日侍所以啓沃之者無不周至固已匹休帝王矣至於或用一人其人之制行才器其賢與否恐未必盡知也或議一事其事之始終利害其成與否亦未必盡知也臣等未敢盡以爲然使時或有此是亦　聖學之未敦也伏願　陛下燕閒之時召宰輔儒臣顧問天下政事四方動靜或行一大政令儒臣及該部陳說事狀利害始終備細　聖心燎然施行或大臣有缺或用方面臣亦與之評

論其人才制行應當是任然後授之日久驗其當否如有
不職罪坐舉者如此久而行之積以成多其餘可以類推
矣古之帝王孜勤惕厲所以祈天永命者此道也其二曰
攬政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凶于而家害于
而國言逆尊卑之存亂上下之統則危敗有必至者　陛
下英明夙成釐正群弊威福之柄出自　朝廷凜然如太
阿出匣莫可容議近者或以黨惡而復其官或以極惡而
宥其罪或奏舉官而即與擬　賞或討　勅命而即得　勅
命人言紛紛皆謂此曹厚賂　陛下左右往往乘其喜怒
陰援引而福庇之殊非　陛下本意果若人言則政柄恐

不免于下移而無悖乎 天变之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
下廓離照之明奮 乾剛之断用人行政之間惟以理法
是準以 成憲是遵無以一時之喜而濫賞人宥人無以
偶然之怒而遂黜人刑人至公至正使人不得以窺伺其
意則威福之柄不至下移天下之政皆出於一而 天意
可回矣其三曰遠小人臣等讀易見君子在内小人在外
其卦為泰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其卦為否所謂泰者世道
平治之謂也所謂否者世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
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應
天变也可知矣今太監崔文以邪術而得侍 左右張懋

柱萬以說夫而得預經筵劉㴋以白丁而久廁內閣蔡享蔡銘吳大田以匪人而居華職之數人者天下人人知其為邪佞也知其為匪人也陛下任而用之是小人猶未遠也世道何由而泰耶臣等伏願陛下大奮朝剛于此輩人或令其閒住或令其致仕毋使久玷名器以恤人言以從天意則天下幸甚其四曰勵百官直奮先生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說者謂其人君能謹天戒於上而人臣者各守常憲各修儆職以輔佐於下則君無失德而為明后也自今觀之陛下遇災而懼憂形於言可謂克謹天戒矣而百官之在

下者往往克守當憲者哉或復罷匪人或者且公事或私
通關節或公行賄賂々雖罷而大節有虧外可觀而內行
不足有一於此是皆曠職之未勵也其何以輔吾 君以
格 天意仰臣等伏乞 聖諭除天下官員見今嚴加考
覈外其兩京百司庶職令兩京科道糾其不才不職者成
罷黜之以懲 天意以勵臣工則百官各修其職以輔
陛下之明明矣其五曰錄忠直臣等聞之匹夫結憤六月
飛霜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天人感應之機至速也前者在
廷之臣或論事忤 旨在外之臣或守法被戾 陛下怒
其狂妄皆置之罪謫戍如豊熙等為民如馬明衡等降遠

方如馬卿陳逅等謫外任如呂柟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罪之誠是也然原諸臣之初心皆欲效區區之微忠以受知於 朝廷無他志也今而或死或謫或降或調使之抑欝而不得其志也是豈 上天生才為世用之心哉近者 陛下於衛道等諸臣憐而察之皆復其職而以上諸臣獨不被其 曠蕩之恩此災異之所以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下天地父母之心哀而憐之或漸復其官或量移近地不幸而死者恕其忠而錄其後俾生者得效其愚而死者得瞑其目自然和氣充溢而 天意可回矣其

六曰蘇民困天地生物以人為貴故立君以生養之使各

得其所故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户計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催科不擾爲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故歷民得安灾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南直隸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三繼以水旱疾疫之灾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椎敲虐酷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拾室久空蒿萊滿目較之前日民散不及者已太半矣而差派如故徭役如故不惟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頻無有寧日爲吾民者大家愁苦小家悲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天地一大父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而不動心哉此

灾變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 皇上體 上天仁愛之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 勑該部行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撮為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者撮為三四十里量其里分審派均徭盡去貪殘酷暴之徒而求寬厚平恕之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必遂民困必蘇而 天意可回矣

其七曰振武備臣等竊覩近年凡地震冬雷冰雹之灾皆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當無此然灾變不已必主荒歉萑蒲之盜伺隙而動不可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

祖宗根本之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子徒事文

具而不識戰陣士卒皆士人雖充私役而不辯什伍凡年力精壯者皆私役於守備坐府坐營之家輪番上直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六七十人其備操守備者往往皆老弱不堪之徒且其紙歷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無堅利書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變欲驅之以荷戈向敵其能濟哉往年流賊橫江而下士卒望風奔走宸濠叛變逆圖累日不足應用無備之患固已如此此亦救變之不可緩也乞 勑南京兵備會同守備及點軍科道等官嚴加簡閱更替老弱凡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數退出歸之行伍使其充實訓練弓馬務求閑熟點視器械

務求堅利其有弍敝不精利其中不利者本管官一体住俸待其完熟然後開支如是又而行之則人各自奮而士氣百倍武備不期修而自飭矣臣等待罪言官義當陳力乎時不能隨事納忠匡救闕失致夫災異迭見警惶　聖心此皆臣等不職之所召也謹畧陳愚見以塞萬一儻言有可采乞　賜施行仍將臣等罷斥以應　天變以昭人臣不職之訓臣等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乞脩省以消天變疏　周瑯

臣伏覩　陛下紀年嘉靖以來[illegible]火隕霜猛風驟雨江湧地震之變洊至沓生殆不可殫述而　陛下修省之詔亦見再下矣盖此史冊所載雖叔季余閏而天之降凶亦未有甚於此乃者又有星流於中天光芒異常及震雷迅烈人有被其擊殺者其災異亦太甚臣愚不習天官五行之學姑以春秋之義證之魯莊公七年書夜中星隕則成周失政之應也魯僖公十六年書隕石于宋五則宋襄殲師之應也魯隱公九年書大震電則公子翬搆逆之應也又僖公十五年書震夷伯之廟則季氏之孚之應也夫星失其

度亦異其常而其應皆捷不踰晷逾日之間而二變又作其災異亦太甚矣夫災祥者禍福之應也得失者災祥之感也天人之際毫髮不爽則　陛下亦思所以自省乎臣昧死請撮其時政之大者直言之古者以誹謗而置木懼直言之不聞也前御史曹嘉以彈劾過當然亦思舉其職也陛下雖置而不問以勸來者猶可也乃以遜辭偏請直奪一階以寵之遠方而且連坐大僉事閆閎之旁助以盡其法夫嘉閎可罪也獨不爲來言計乎古者命乘傳以斬將懼軍機之易搖也前總兵官李隆以私憤謀害撫臣行路所共知也　陛下雖即軍中斬之以威不軌亦可也乃復淹時

越歲至於斷案已成猶欲巧赴所在以勘非狀若將與為之地夫隆可矜也獨不為死者慮乎古者中官馮龍雖丞相得以懲召議辟蓋慎近習之易縱也前太監崔文縱家奴以公歛民利其勢亦薰灼矣 陛下雖付之廷議以嚴首惡之誅亦可也乃復庇及其奴追奪成命奪法司以歸之鎮撫是必其有回天之力而法府無復當休之視矣夫文可寵也獨不為履霜戒乎又有甚者 陛下之人子以公議則當尊意於正統以私恩則當置後於安陸此不易之定理也 陛下於 典禮旨計尊崇之典而歆冒擬於名號樂數之間至使禋祀無主而不擇親賢以為之後則

公議既失而私恩亦未為得也夫人事既失於下則天變自動於上未有有其事而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夫有以感之則亦有以消之有以感之者我也可不慎乎臣欲望 陛下慎選 宗室近屬之賢以主祀安陸 復書嘉閣閣以大啓言路亟出崔文亟誅李隆以明正典刑仍詔在廷之臣上封事言得失以成 維新之治如此則一德格天而災異不足弭矣不然雖 綸音日降宸慮日瘁亦何裨于災咎之應哉臣又觀 陛下於災異之來其始也未嘗不惧然比來似亦幾於玩矣臣竊觀 宸慮豈不以災異久而未應將終於無應而不足惧耶昔成周川竭

地震應在十年李唐太白經天應在三世蓋微而著久而益微矣天之示人信矣史之所占明矣伏惟　陛下欽若昊天日慎一日惟知人事之所當修不敢恃天變之可弭則天下幸甚

停造作以回　天意疏　　朱衡

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內官監太監孟冲等題為欽奉　聖諭事隆慶三年閏六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朝殿掛燈照樣畫四五樣來看欽此七月初一日節奉　聖旨造方圓鰲山燈會高低尺寸每樣畫一張樣來看欽此本監欽遵謹將　朝殿掛燈樣　方圓鰲山燈樣本月初三日恭奉　御批朝殿燈從五掛燈每照樣造一對來通高一丈　方圓鰲山燈仍照樣造二座通高五丈欽此傳奉到監本監欽遵行據油木等作監工官孫江等開呈該用楠杉板枋木植金箔銀硃青碌銅鐵紙片等料

本監節經造辦別無餘積及添雇各色匠役并僱進人力與同本監官匠相兼做造呈乞題　請合行工部照例措辦等因到監臣等仰惟前項傳造　朝殿[illegible]方圓鰲山燈四座事體尊嚴如蒙　勑下工部照例辦送仍委幹濟司屬官一員與同本監委官協同看督匠工役早完人心嚴肅等因奉　聖旨是這物料作速辦送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前項物料計算約該銀三萬餘兩外匠役夫工總計又不下數千兩及查節慎庫收貯料物銀十分缺乏見今各監局年例并成造　鹵簿大駕及添造軍器修理　都城　重城等項工程約該銀

二十萬兩俱候支給尚不敷用且各司府以異徵仍民困
已極實難盡法徵解前項物料無從措處呈乞施行到部
臣等看得太監孟冲等題稱傳造　朝殿掛燈　方圓鰲
山燈合用物料及各色匠役乞要本部辦雇一節臣等即
查據該司呈開合用物料約該銀三萬餘兩外匠役夫工
總計不下數千兩臣等不勝驚惶切惟自昔　聖王凡有
造作必協之於義而酌之於時於義所不當為於時所不
可為則為人臣者必當懇祈於　上務求停止此乃人臣
之職人臣之心所當然也見今本部庫貯錢糧該臣等十
分節縮所存尚無多餘而各項工費并年例緊急錢糧方

且仰給各司府徵解湊用屢催不至而前項造燈動計數萬抑將何所取給竊見數月以來四方 奏報災異者疊接於途即如閏六月內 京師積雨 畿輔淫水東省蝗蝻殆遍真定關廂盡衝徐沛河漲蕩析萬姓之居瓜鎮海溢損傷千人之命古今災異叢集未有如此之甚者正當

上下交省修明刑政以仰祈 天心昭格轉災為祥即使造作之萬萬不可已者猶宜暫行停止而況無益之作不急之事如 鰲山燈者是豈不可以已乎近又該欽天監奏稱隆慶四年 元旦日食十六日月食夫日食 天變之極大者日月交食於二旬之內又在歲首寔傳記所

罕聞今 鰲山燈必為明年 元宵而設臣竊以為賞其

時 皇上方且撤樂減膳恐懼修省之不暇又何心為遊

宴玩好之圖乎若以 朝殿掛燈為不可缺則 先朝原

設者歲久敝壞稍加修整費亦不多查得該監尚有備用

錢糧以給足矣亦不宜有所 請討今以造燈一事揆之

時與義俱不可者乃費銀至三萬餘兩將來播之天下傳

之後世豈不為 聖政累耶仰惟 皇上聰明離照 仁

孫天成於此等事必留 聖思必惕然知其不可臣等忝

居股肱之末職守所關不敢緘默以蹈不忠之罪伏乞

聖明仰察 天變俯念民艱將前項物料 毅然停止無

於義爲協於時爲順財用不糜災變可弭臣等不勝懇懇

祈懇之至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錦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日食之變雖曆數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六亦未有無其應者故聖人書之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災非常有應爲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皆以爲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亦屢見章奏皆爲陰盛之類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　陛下遇災而懼同符大禹必能上回　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極言時

政之闕失以上副　陛下脩省之實臣愚雖身在萬里而
志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横時肆侵陵閹臣
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為有若影響之不謬者敢昧死為
陛下陳之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
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
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
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
當蓋前代政在中官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
之憂至于委任臺閣最為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

權亂政之失哉 太祖高皇帝因李胡之敗長慮遠算于
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 朝廷上不
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僭逼此 聖祖之慮所以獨超乎前
代也 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
閣然初皆編脩待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
之職蓋取其足以代 王言備顧問而職輕員衆則無專
恣僭竊之虞此 成祖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
楊士奇等始以 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
保傅之重兼領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 祖宗之
微意寖以失矣 列聖相承循為故典故議者以為今之

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　高皇帝不設丞相
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宥密然與謀議猶未敢招權市
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為未極頃者
夏言以貪暴之資厠跡　禁扉今大學士嚴嵩復以姦佞
之權繼登台嵒怙　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
憎事無大小咸欲禀承于已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
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以聞于　朝廷先以
聞于內閣其大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
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咨其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
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則必扣剋

軍士月粮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順指諸司曲為擬議與助者受賞有罪者免刑体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冤抑而不敢與申理至于宗藩勲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為違遂于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稾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謂之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致謝朝 覲進 表公差給由之土物餽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彩水道陸輸者則又視為常例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數頌美功德比擬伊

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無恥掃地者則位所不忍言也蓋昔者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維前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以加此 陛下天縱聖神 乾剛獨運自以為可奪悉由于宸斷題覆則在于諸司閣臣雖叅與謀議不過票擬取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票擬莫非而存其智臆群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知之今言雖莫逃于 天誅而其猶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蹂躪其惡為易見若[illegible]其惡為難知前此諸臣有指蔿察邪之狀若有利萬賞獄之迹者皆 陛

下之所繫關無俟于臣書臣本外臣不知內事至于叢舉
罔　陛下之術則固四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
陛下自察之蓋嘗覘候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詭譎側媚之
態似于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
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　陛下左右親信
之人凡　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　旨　陛下
見其小有所諍以為非嵩欲者而不知嵩成　聖心所不經
意之事稍為執諭以縱　陛下之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
與以為非招權者而不知其意所欲則脅制諸司題請而
莫敢不從或俟　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

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
于 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宰而洞察于
聖明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 陛下
代嵩任其咎嵩則有丞相之實而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
無其害故怙 寵作威招權納賂嵩與言等而立心之深
為術之巧則嵩非言之所能髣髴也嵩粗有文學性亦警
敏 陛下又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竊意 聖
心必以為嵩有可用之賢而無關于 國家之安危耳然
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
握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選

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鮮體將帥之㤯愞日衆而卒伍耗弱封疆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群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 上聞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怨十數年以來使 陛下欲致太平則群臣不足以承 德于左右欲過醜虜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 陛下躬至盛之德 總堯舜之盛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非嵩之

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 君父懷抱欝欝思欲為 陛下一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為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閹宦卒有王甫曹節之禍萬一 主上因一二匪人之故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有以斯言為過者相顧莫發卒至于今上干 天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惟 陛下燕閒之頃深思而徐察之至于醞釀驕横則固 聖心之所軫慮者其于防禦諒在周詳然自庚戌以來臣見 陛下嘗慕天下

之武力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事邊矣投天下之逸
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刑莫測之威以風示中外矣奮
血戰之功寬損軍之法以使諸臣矣二年以來雖使人
皇威虜無深入而封疆之臣猶復擁兵自護引日偷安未
見有堅甲利兵真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而紓　陛下宵旰
之憂者何哉未聞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其
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遏師用倖以
掊剋為得計以掊求為有能遂致　朝廷之上用者不賢
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綱一壞雖有百萬
何益于事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詩曰小雅

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而後外有吉甫內有魏相
而後外有趙充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
外者也臣願 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
微 念操柄之不可使移 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早
賜罷黜以應 天變以後將閣臣得如 成祖故事斯為上
策若 陛下以為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慎簡其人不
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關白仍嚴
禁風如此則 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
足平矣若謂嵩素有術數善為順將閣臣斯言必將自謂直贊
陛下故人自為盡瘁 陛下左右直諒之臣非止嵩一人

前後諸臣不論他人而論嵩則非以其直贊陛下明矣
前此徐學詩等曾經論嵩必將謂臣為其鄉人報怨夫
人臣忘其身以事君則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
之孝忠臣孝子不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臣以
螻蟻之微上干　雷霆之威死生未測身家莫保以此而
為其無干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為也況御史何維柏等節
經論嵩彼又將誰為乎　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若嵩
別生飛語曲為中傷或將臣疏停閣于外先為辭以激
陛下之怒使臣言無自而入此則非臣之明與力所能及亦
惟區區盡死節而已臣職在諫諍目擊天変深惟安危所

係不敢不竭其愚于冒　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盡修省罷造作以答天心疏　孫懋

臣聞天心仁愛人君故屢示災異以譴告之敬畏則福生怠忽則禍至此必然之應不容毫髮爽者我　皇上建極紹統翊敷之　仁誕敷　郊祀之禮丕舉固宜中和致而禎祥集矣然竊見邇者災異非常天裂地震人妖物怪山東河南則蝗蝻徧野北徐東吳則洪水滔天四方奏報殆無虛日歷稽傳記未有災異之甚如今日者也是宜顧帝告　廟修實政求直言節有限之財罷無益之作汲汲焉圖所以消弭之方猶恐其或晚也乃內官監太監孟冲以　朝鮮鰲山燈題　請奉　旨行工部取辦物料一時

傳聞莫不驚駭以為　聖主示儉朴為天下先假令時和
歲豐亦不宜庸心不急之務況當此災異迭見財用缺乏
之時何暇為明年玩好宴樂之具哉昨又該欽天監奏稱
明年　元旦日食十六日月食臣等竊以為當其時　皇
上遇災而懼方將減膳而徹樂避　殿省躬之不暇矣雖
有鰲山等燈將何用哉且當今之時何時也寇賊並發羽
檄交馳矣兵政不可不豫講也而恬然無定算連歲不登
萬姓無告矣荒政不可不豫圖也而晏然無長策府庫匱
乏矣未聞豫求料理之計人才乏矣未聞豫求選舉之道紀
綱日廢矣未聞豫為振起之圖風俗日薄矣未聞豫圖轉

務之方顧獨於鰲山燈之可已者若是誅之豫而圖之速
耶殆非所以恐懼修省答 天心而慰人望之道也伏乞
皇上思 天命之足畏念民力之已竭將前項燈作
俯賜停止庶可以轉災為祥保泰致治民心悅而 天意
得矣 臣等不勝激切惶悚之至

陳言修省以弭災異疏　　何孟春

臣聞二氣不和必形於災異五行或變莫盛於水火火出為風風稱號令猛風非號令之恒水騰為雨雨象恩澤淫雨非恩澤之正有一於此謂之咎徵　陛下聰明睿智承祖宗丕基嚴恭寅畏受　皇天眷命爰自踐祚詔頒天下歡動海隅諸福百祥所宜駢集然茲改元之歲正月火乘春木而　內禁為之災是火性不炎上也七月水泄秋金而　舊都被其害是水性不潤下也風雨亦僭抑又甚焉何也臣稽古驗今諸凡此類皆人事感召之所在　天心仁愛之所歸也今茲　京師災異臣方外遠鄙伏思念

陛下初政誠美中間豈無召此之由而今根本重地乃有此災其未然而預告者乎其已然而當驗者乎 陛下遇災知懼引咎自歸避正殿減常膳致齋積誠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痛自省循兼 勅兩京文武群臣同加修省上思以答 天心下思以慰物望此商王高宗之所以底中興也臣才猷未效於平日位次忝居於大臣修省之餘其敢無言以獻萬一臣伏覩 陛下今春勅諭謂比災異由於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蘇國是未定是誠有之 陛下蓋亦求所以乖違而不中以致未蘇未定之所由乎臣伏覩 陛下年來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

王者多矣書云令出惟行弗惟反人君發號施令其可二三而今有朝更而夕改者賞用酬功非功則人罔懷恩罰當懲惡縱惡則人罔畏法而今有私進而倖免者 內批與外議例相枘鑿續降與前 詔自作方圓法曾禁止未踰年而復批施行事已停除不移月而重增條貫有司將何據守天下於何遵信 陛下試取登極以來降出 綸音及省考之各衙門之所執奏諸言官之所敷陳 陛下嘗於其言有理嘗許其說得從及從批以是答以知道及後終不措意所行且與批駁之中何可勝數部院科道進呈章疏危言正論無非欲裨 陛下更化新政而 陛下

謀移始慮內啓多門意向既從他請則答曰已行旨曰已屢有旨曰成命已下其如外議何指揮已入衙門則答曰罷曰不准或遂從寬或仍免查究其如前　詔何臣所謂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正者　陛下試於此而考求之則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蘇國是未定之所以然舉了然於　淵衷矣　陛下既知其實自當改從外議一依前　詔脫再涉疑令各府部院寺科道等官各將曾經執奏數陳已上奏到旨意事宜再行斟酌擘畫備開款目奏請區處　陛下付諸參預密勿閣臣詳勘以　聞斷而行之　天鑒日臨誰敢獨為上拂　天心下違物望之議

萬分一有舞文巧詆党護姦竊不肯守法奉公勉修職業
人等出乎其間事發於內則罪在臺閣閣臣事發於外則
罪在府部院寺科道等官　陛下明施嚴憲無少宥原天
下後世其誰不服　聖明威斷　陛下躬上聖之資履中
興之運令必行禁必止成畫一之政立悠久之規持其權
綱挈其要領使薄海內外咸遵一軌以光　丕業以保眷
命以延億萬年太平之祚豈不休哉古人有言修德所以
勝妖雖禍可轉為福商王高宗不得專美於前臣有望於
今日惟　陛下留神聽覽臣無任惶灼祈懇之至

自陳乞罷以弭天戒疏

霍韜

該翊國公郭勛奏奉 聖旨卿說的是災變策免大臣係祖宗舊典着九卿堂上官各衙門四品以上官都自陳來仍着科道拾遺糾劾吏部知道欽此切念臣本菲材謬承寵擢由部屬晉顯秩位浮於德食浮於功抱慚實深臣初年猶誓心勵忠輔 陛下坐致太平期革積弊期汰冗官期省冗費期化貪濁期安邊境期靖夷虜期厚民生以植國本期慶宗藩以鞏 國基太平萬萬年之業臣之心也亦臣報 陛下職分也乃今束手無措安得不陳自擊積弊日增冗官日濫冗費日繁貪濁日肆邊境日疲夷虜

日橫生民日困　宗藩大勢日益難處凜凜乎有隱伏之憂臣不惟不能處復不能言致巨姦蒙蔽竊權玩法醸成禍胎上感災變臣之罪也夫上有仁明之君下無骨鯁之臣上有望治之主下無贊治之佐上有虛中受言之聖下無勵忠直言之士致莠稂寔繁貪人得志士風大壞國勢可虞未有甚於斯時者也往年臣不任事猶屢疏極言雖不大有裨益天下猶畏公議不敢大肆臣今惟隨衆竊祿日惟伴食而已首鼠緘默何益於　聖明之世又臣之罪也天下貪酷文官剝殘民命武官刻削軍士臣不能遏謂不任事猶可諉也在京大臣恣肆貪濁大汚名教玷辱

國體臣僕不能直言夫大臣自謂貪財無罪清議可隱惡名可掩苟貪無害也不知大臣者天下表儀贓官入京餽大臣賄銀千兩在外剝民錢數萬矣武臣餽大臣賄銀萬兩在外剝軍士骨血數萬矣蓋嘗私取百倍之賄惟用一倍之利餌啖大臣買售聲價結為應援因得升擢或該考察必得保全是外官以一倍之利畧餌大臣暗取百倍之獲也贓官惟知剝民之財之利不知小民合家衣食惟賴升斗之粟剝而奪之遂饑餓以死贓官惟顧已利不慮民害大臣惟知餌贓不思民業是貪官日益得志貪風日益肆橫生民日益剝削 國體日益搖危也大臣貪賄貽禍

國家極深極酷臣雖知之不能盡言使新進官員習見貪風恬不愧畏效貪貨利國勢可憂臣不預言又臣之罪也臣今忝竊厚祿無裨尚髮年齒漸衰氣血日耗精神日眊驅策不前矣又濫名器益有滑議有忝名教伏乞 聖恩賜臣罷黜用消災變臣退伏田里省愆思尤教誨鄉人化導子姪效忠 聖明臣幸首丘鄉井沐浴 聖澤臣不勝感 恩祈請戰慄待罪之至